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一

改擬戶部婚禮錢糧揭

今日蒙
發下戶部
瑞王婚禮錢糧本令臣改擬臣仰承
聖意即當改擬但今戶部錢糧分文難措而太僕寺馬價那借將盡即少有所存亦當留之以備緩急豈可濫用近者遼東撤警酋奴猖狂人情驚危惟無兵無食是懼大小臣工方欲合謀伏闕請

發內帑臣告以不宜太激而郎曹中已有移書極
力言臣者若復委曲順承以十萬之金錢糜
之於可省之費臣將何辭以逃罪哉如謂婚
禮費用浩繁必不可少則有
皇上與潞王之成規在昔何以少今何以多即
皇上亦無辭以責諸臣下也目前工部借及冏金
入已謂其非宜今柰何復施之戶部惟正常
供只有此數以一婚禮而濫至二十萬將何
以支此臣所以萬不得已而有請耳如
聖意必不肯從則臣聞工部侍郎王汝訓已將所

借之金逐項裁節可足數萬皇移以與戶部
亦裒多益寡之一策也臣以此意擬票上請
伏候
聖裁臣不勝昂眛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五月初四日

乞休第十一疏

奏爲微臣情勢窮迫陳事理仰祈

聖裁併求罷斥事臣累疏籲

天哀鳴迫切然于一片苦衷必不容不去之故猶

有難言而不敢盡今不得已冒死言之

高皇帝罷中書省以天下事委之六部

神聖淵猷卓絕千古迨

文皇帝乃有閣臣之設亦僅抒文墨議論耳漸而

票擬漸而稱輔臣浸失初意至嘉靖末乃有

奸臣怙寵行私上竊

朝廷之權下侵六曹之職怨毒盈于天下而禍敗隨之蓋閣臣之處重勢而家惡聲至此而極近年諸臣深戒覆轍多毀前非抑如臣之不肖亦庶幾猶以寡過而不意以章疏留中爲天下所歸咎凡諸曹有司有請而不遂者無不責之閣臣于是各衙門只以上本爲職本上而其事已了閣臣專以下本爲職本不下則千罪萬罪皆不能逃而閣臣之所能者又只是揭請常有一事至數十揭揭不勝其多

亦不勝其厭而天下人且咎其不請甚則疑其阻格至于本下之或速或遲或有下有不下則又謂閣臣陰陽神鬼于其間推心泣血無可自明蓋閣臣之被虛名而受實害亦至此而極夫閣臣之所以能自效者以其地親而言易行也今隔絕之勢與外廷無異而又無分毫之事權得以操縱乃以諸曹百司竭力以經營一職而不能得者眾而盡委之閣臣然則閣臣安得而不窮而苟有血氣心知尚戴顏面者又安得不呼天搶地以自鳴其苦

裁年來言官條陳多以內外兼用復
祖制爲言說甚鑿鑿在臣愚衷竊以爲遵
祖制也則
高皇帝裁革中書省之令不可申明乎
文皇帝召尚書蹇義等擬
旨之故事不可永行乎而何爲獨使閣臣因循無
告之至此也且
祖制閣臣不稱相今強名之曰相試思千古以來
有如此權輕責重之相臣否今六曹九卿皆
當世賢者非不憐臣亮臣而事體甚格也然

令閣臣之外又無可責望且勢亦不得不如此使臣而別有控訴之門委責之地臣亦不至如是之窘迫矣語云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爲海內千萬人所怨尤即不病也猶將顛仆而况于實病伏望

皇上亟行罷斥以明失職之懲仍將閣臣狼狽窮蹙之情狀

酌量處分或

勑下九卿科道講明

祖制救弊補偏使臣得不憤悶以死而繼臣者亦

得以展布于萬一不至相尋敗壞此亦天下
國家安危之一大竅緊也臣情急無聊乃敢
陳此即天下人復以此罪臣臣甘之矣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乞休第十二疏

奏爲哀祈罷斥未蒙

賜俞懇

恩迷斷事臣屢疏控陳屢蒙

温諭猶復求去不已臣自知罪但臣病苦眞情雖稍見于各疏中而其隱微委折尚有不敢盡

訴于

君父之前者嘗竊謂今日時事如登高山一層未

上又復一層愈進愈難終無平坦之路今日人情如涉大海前浪未平又有後浪相催相

激終無寧息之期而
皇上又置之不理付之不問千疑萬恨總歸閣臣
此非碩德重望足以服人心偉略宏才足以
匡世難必不能樹康濟之勳而稱輔弼之任
臣實非其人也而不敢謂天下之大遂無其
人此所以日夜籌惟願叅避賢路萬不可復
游尸素以釀禍于無窮也伏望
聖明上念
宗社大計下體中外輿情
亟放臣歸即行推補毋使病臣罪臣覊留充數臣

之幸亦天下

國家之大幸也臣不勝塵瀆哀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初八日

回奏賑荒

聖諭揭

該文書官張文元傳捧

聖諭到臣私寓

諭內閣兩宮內外執事并各衙門及諸

陵墳各門廠等處各捐資俸進朕助賑饑民銀若

干兩着給該部與同前降銀兩分發賑濟諭卿

知欽此臣方伏枕中強起跪誦仰見我

皇上念切饑民多方賑恤至于內外執事以及各

衙門各門廠皆仰體

聖心咸有捐助

浩蕩之恩真近年所希見當此驕陽尚熾膏雨未

敷之日多得一金即足救一人之命此臣之

所以呻吟困苦中而猶不勝其懽躍者也謹

題請

旨

聖諭謹尊藏內閣謹具回奏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十一日

乞休第十三疏

奏為病苦日深懇求罷免事臣之病卧兩月餘

矣杜門養痾優游度日莫非

主恩然而擬票私家則政體失矣不進不退則臣

誼乖矣以天下國家之事屑越若此則亂本

成矣臣時而呻吟時而嘆息欲言則

天聽愈高欲默則寸衷愈結欲漫爾延挨則泄泄

沓沓之罪愈不可逭病上加病苦中添苦雖

有善為臣謀者亦莫知其計之所出矣今大

僚至乏列署多空近日孫瑋與道南王汝訓

輩又相繼求去臣每接其揭帖輒爲咨嗟而
臣當去之勢不得不去之情較之諸臣萬分
不同我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洞察故敢冒昧瀆陳伏望
聖明允臣所請賜以生還卽
命會推以慰輿望如
聖意真以此官爲可行可無不甚關係則併臣一
人亦在可省但先行罷臣而後徐議其應補
與否亦未晚也臣不勝懇切哀祈之至奉
旨覽奏知卿疾尚靜攝情詞益懇但今中外多事

正賴拯救時艱豈可屢疏求去還始遵前旨即出佐理以副朕延佇至意不必再有托陳其會推大僚等事少待朕詳覽點用撿發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五月二十日

見朝揭
該臣臥病三月屢奉
溫綸臣子之情不能遽違而
君父之命有難以久違再三思之臣以病求去所
愛者性命耳夫舍性命以狥
君父固可爲也以人言求去所惜者身名耳夫捹
身名以狥
君父亦可爲也惟是身名性命之徒捐而于天下
國家之事毫無所補非惟無補及滋害焉此
則臣子之心所必不能自安而有望于

君父之曲成者也今

皇上諭臣以曾推大僚等事少待

檢發矣臣謹遵

旨於今晉延見入閣供事矣歸念未舒迹反成乎

貪戀

主恩難報力莫效于轉旋碌碌悠悠將何稅駕此

臣之所以望闕興嗟出門却步而不勝其慚

愧之私者也伏望

聖明毋爽德音維新庶政凡有本章必

賜發擬既經發擬必

賜施行向了臣所屢請
東宮講學會推閣臣二事更加
聖意則人望不虛太平可冀而臣亦可少效其犬
馬之力矣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二日

代同官求去揭

該同官臣廷機杜門求去二載有餘章疏百
上臣之代請亦六七次未蒙
俞允近日廷機又屢托臣哀求臣身方求去豈敢
復爲人求去昨日臣勉強遵
旨入閣方欲以其情上達而廷機已真病矣問之
則爲痢疾所苦一日夜至二十餘次委頓床
褥形容消瘦臣竊憐之而又慮之相對悽然
至于泣下今早廷機扶掖至
思善門叩首

文華門上疏其詞極哀而其情亦眞萬不得已矣自臣入都以來未及三載人僚無多又相繼死亡閣臣則有于慎行朱賡部臣則有楊時喬楊道賓王汝訓寺臣則有甘士价趙標何爾健旻子陽馬洙撫臣則有連標于若瀛中間惟朱賡楊時喬年七十餘其餘皆只五十以上惟于慎行甘士价等三四人以病死其餘皆以求去不得抑鬱無聊無病生病有病添病至死而後結局者王汝訓死臣爲之雪涕廷機亦感傷痛哭遂嬰斯疾亦可悲

已夫人臣當身事主苟有益于國家何計死生惟進不得盡其職退不得乞其身輕同僕隷苦其縈困則有其病其危無從告訴于是小者扞罔而徑行大者守正以俟死廢國家之法而傷

天地之恩莫此爲甚臣竊痛之世雖頑鈍無恥之徒乃貪戀富貴不肯割捨其少知自好者皆愛惜名節義不受辱所恃以竭力效忠無所顧慮者以有難進易退之一事可以自明今

皇上乃併其去路塞之悠悠世情孰能相信將使

愛惜名節之臣皆冐貪戀富貴之誚滋紛紜之口而增憂畏之心亦莫此為甚臣更惜之廷機生平樸直不欺往者雖懇切求去未嘗敢深言病今非真病病而不甚亦不敢言彼之苦情于性命為急而于名節尚緩臣第因其情而極言之伏惟

皇上哀矜裁察必使其有生死之恨臣不勝冐昧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三日

一催請刑部掌印摺

竊惟刑部掌印官候

命已久催請之章至爲煩數而至今未蒙

俞允獄囚積至千人莫爲問斷囚衆無措皆令鋪

戶包賠炎者斜蒸熏熬難過即重罪者不足

深恤而輕罪者亦自可憐

祖宗以來每年有熱審之例當流金爍石之時弘

解網縱舍之澤浩蕩

皇恩湛及囹圄此

祚運所以休隆而亦

聖明所最留意者也今常期已過勢當速行而三

年恤刑之差舊例皆於二三月題請延至于

今亦難再緩臣之所以懇懇惓惓以該部掌

印為請者蓋亦萬不得已之苦衷耳至于工

部署印已何

成命而劉元霖辭疏未蒙

發擬該部事務亦皆沈閣統望

聖明留神檢發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五日

議論紀綱疏

奏為議論日多

紀綱大壞懇乞

聖明豫行裁斷以尊

主權以肅政體事臣竊覩年來攻訐成風煩囂日甚每有一事一人之爭必分曹角立曠日經年駢蟠化為訟場同舟判為敵國心竊傷之而頃者以爭論淮撫李三才更為喧閧東牽西扯連累已多此救彼攻相持更急甚至一生砥礪如顧憲成者徒以尺書之故亦拖入

其中推敲不已益從來是非之糾紛議論之
駮雜未有如此之甚者當事初起時臣即具
摺言三才事
皇上久其人之忠邪夙在
聖鑒宜亟賜裁斷以息紛呶蓋已逆慮其有今日
矣不謂
天聽尚高醞釀至此夫人臣進退聽于
君君而不斷則誰為斷者衆言淆亂折諸
聖聖而不決則誰為決者尋常士庶之家其子弟
奴僕相與鬬閧人猶病其主翁況于

朝廷之上

天子之尊而可聽臣下終日爭言徒以不見不聞之法處之哉雖

聖度如天無所不容然此輩苟不結非但大臣之去就不明而波瀾決裂且成漢唐宋末年之黨禍其爲關係甚不小也其更有可異者自孫等繼上章徑去而劉道隆繼之顧天埈李騰芳陳治則又繼之詹沂以秉憲大臣亦繼之近日姚士慎侯慶遠與南京給事中段然又繼之至于各處巡按御史亦有以不候代行

矣雖其中皆有大不得已之情然而臣子分
義稟命爲恭若皆以不得已爲辭自行自止
如鳥飛于天魚泳于淵莫之禁遏則法紀蕩
然而人主之所恃以統制萬方綱維上下者
果何物哉此亦其漸之不可長者也以上二
端皆目前切務臣感憤于衷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卽將前後論救李三才諸疏擇其甚者
批發一二明示當否以肅人心而三才辭疏亦斷
自
宸衷定其去留使之進退何據其求去諸臣盡下

該部覆請

允奪以後再有擅去者必行重處則

上權尊政體重不至于陵夷而不可收拾矣抑此

爲

皇上言也若任諸臣則臣亦有一得之愚請竟言

之夫封事不妨直陳若但言諸語宜稍芟除

所以尊

君父也糾彈不妨臚列若蔓引株連宜少顧惜所

以成人才也是非不妨並見若好醜稱譏宜

毋至太濫所以存公道也意見不妨異同若

勝心客氣宜各務消融所以防禍亂也然德不妨在微若睚眦胸臆宜勿借國事以發舒所以先公家之急而後其私也人生天地間百年瞬息縱使事事如意所得亦能幾何況自古至今邪自邪正自正君子自君子小人自小人並未有從口吻唇舌間能奪天下萬世之公論而顛倒其是非者則今日之多言爭辯亦奚為哉程明道有言新法之行吾黨亦自有過假使為人臣者人人能存此心則天下長無事矣此臣之爲諸臣忠告而不知

其有當否也臣不勝悚息冒昧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

請允李漕撫求去揭

臣 項具奏請

發淮撫李三才辭疏及禁約諸臣擅去蓋為

國家紀綱計為

皇上威權計是亦今日不容已之急務也今擅去

一事已蒙

皇上將吏部疏發臣擬上可無容言惟三才事尚

未蒙

批示豈

聖心慎重亦有難于遽

發者耶臣竊以爲大臣被言則當全其進退使心
跡得以自明言官爭辯則當剖其是非使
廟堂免于聚訟此在
皇上頃刻裁斷間而天下翕然頌
神聖矣況淮安重地督撫重任或去或留終當明
白伏望
皇上將臣前疏省覽檢發或將三才辭疏特加
宸斷不則
勑下部院令其擬議上請以聽
聖裁亦無不可如復仍前遷延置之不問則盈庭

議論終無了日紀綱法度日就陵夷臣深爲
聖明之世惜也臣不勝怵息待
命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疏

奏爲懇

恩亟補閣臣事臣頃者病卧中以推補閣臣哀請

下

皇上屢蒙

溫諭候旨行矣或者謂臣曰堅卧而請迹疑于要

聖意所以難也出而請其庶幾乎臣於是俯𠣾而

出又將再旬矣乃閣臣之推補尚杳然也大

小臣工每見臣則必問曰會推在何日乎臣

不能應則又曰此何等事可日復一日如此

挨延乎臣愈不能應天下之望臣日急而臣之陳請日窮固已不勝其困苦矣兼之中外多故議論紛紜危亂之形已著蕩平之理難期而臣以不肖之身久妨賢路跼天蹐地何處自容苦海愁山從誰堪訴今精神昏憒百事遺忘即每日

發擬本章少有難處者輙執筆躊躇茫然無措四顧徬徨又無一人可以商議顛倒錯謬將何紀極此尤臣之最苦最窮每一念及時刻難度而不容已于哀鳴者也臣一身利害固不

足恤惟望

皇上以天下國家爲念

俯鑒愚衷亟賜施行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請　東宮講學揭

竊惟

東宮輟講殆將七年中外之望日切一日衆口

諠呶日甚一日臣等懇請之辭業已窮竭而

無所復措矣今秋涼已甸講席當開若仍前

因循則人望愈孤而紛議日起臣等受罪受

責罔自甘心而

朝廷爲此一事紛紜糾結不得時刻安寧亦豈

所以重國本而肅人心哉臣等謹擇得七月

初九日十三日二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萬曆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催各行著停擱

戶惟國家定制章疏奉

旨者必發六科抄送各部然後施行令工科掌印

官缺已一年有半署印無人該科該部與臣

閣中題請不知其數俱未蒙

俞允而禮科刑科以署印請亦久未奉

旨此三部疏抄盡皆停閣赫赫

明綸所當朝下夕行而壅格至此毋論事體不便

而下

朝廷之紀綱號令亦太褻矣昨各科掌印官皆

于朋房見臣責臣代爲催請臣自知語言瑣

瀆不足以動

天聽然事關政幾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俯賜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

請　東宮講學揭

臣自入秋以來已再具揭請

東宮出講未蒙

批發而各衙門章疏迭日疊上其言皆極爲懇切其深憂遠慮尚不敢盡形之奏牘而徒鬱積于胸中雖常于口中者臣竊以爲天下之事凡有當行而不行則必有說焉而後可以自解即如

皇上之不御朝臣猶可語人曰

聖躬方調攝也

皇上之不御講臣猶可語人曰

聖學已緝熈也今

皇太子七年不講天下之人日求其說而不得

微獨天下人即臣備員客勿亦不得其說又

微獨臣即

皇上欲明告天下人所以不講之故亦難乎其爲

辭也以爲煩勞而講學非勞也以爲不當親

近外臣而外臣自勸講外無他說也以爲別

有難處而消此

東宮出講典章具在又毫無難處也夫如是則

人安得而不疑懼安得而不切其爲議論又
安得而不多哉且非但
皇太子當出講也
諸王有藩府之寄皆人所稱稱皇皇宜君宜
王者其關係俱爲甚重今
福王輟講亦數年矣
瑞王年已二十讀書進學已太遲矣此皆
帝室之輔業
皇圖而壯金甌者也而可任其汗漫悠悠不以義
理學問開擴其聰明哉我

皇上燕翼貽謀篤念本支無所不至而何獨于此一事尚未加下

聖心此尤臣等之所再三籌維而不得其解也今事窮勢極不可復緩故臣敢復迫切言之頻煩請之亦知

聖明必以臣言為是不責其瀆耳前臣所擇初九十三二日今業已過謹再擇得二十二二十八三日皆吉伏乞

欽定一日命

皇太子與福王同出講學仍

敕禮部擇吉具儀註

瑞王出講具

東宮講官臣謹另擇上請恭候

聖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十五日

請發諡典併參鄭材揭

竊惟議諡一事上奉

聖裁下係公論足完年來曠典祇因所擬諡號未

蒙

點發以致鄭材瀆奏擾亂而禮部通政司及各衙門皆連章糾劾吏部尚書孫丕揚亦貽書于臣詆鄭材無端牽扯雖受污辱義當決去業已具疏矣以臣再三勸阻而止竊惟鄭材本一無賴小人士林不齒其于趙用賢本無深怨積禍徒以向時曾行論列因之失官遂

成不解之讎詮伏日久無由自進故因近日
議謚借用賢以為題目而自附于羅倫鄒元
標之流疏中語言顛倒謬妄不可勝數至如
孫丕揚之忠亮老成與道南與默之清正皆
為所誹詆不遺餘力是何其無人心無王法
一至此哉近來上下因循
紀綱廢墜奸徒罷吏布滿長安蜚語謗書通衢
四揭臣入仕將三十年未見有如此景象而
鄭材乃以黍看為民之人欲擅撼冢宰宗伯
使之不得安于其位甚且提刀乘馬突入國

門此而不懲臣不知其流之禍又將安所極
度材之心益恣
皇上參疏不下謚擬不發以爲其說得行遂肆無
忌憚如此而又安知
天威聖怒之叵測乎臣與材材素不相知毫無嫌隙
向者見其狂誕以爲不足計較今狼狽已極
關係朝綱不得不言伏望
聖明亟將材疏及禮部等衙門各疏
發下明加懲創以肅人心仍將臣所擬謚號即
賜點發庶國家之體統尚存不至于大壞而不可

收拾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催發考選揭

竊惟科道各官為

朝廷耳目其任最重故我

皇上於考選一事其難其慎不肯輕發以致言路

常患乏人而臣等亦深苦于祈請之頻煩自

取冒瀆之罪今歲吏部以考選請蒙

皇上渙然賜允人心懽躍以為

聖天子作為真有非常情所能窺測者故雖疏上

數月未蒙

允發而臣等相戒不敢輕瀆

聖明卽與選諸臣亦皆杜門靜俟未嘗有足跡及
臣之門央求催請可謂仰體
宸衷自安分義絶無躁競之習矣但目前科道又
復乏人在京御史只有數員各處差滿無可
題代署院臣孫瑋甚以爲苦不得已復連章
祈懇而吏部尚書臣孫丕揚亦有疏矣臣竊
以爲此事在
聖心必有獨斷無待臣等之多言惟蚤發一日則
諸臣蚤效一日之用而
朝廷之上亦蚤了此一事不致復煩口舌其爲

利便甚不小也且前此考選言公言私無怪
聖心之遲疑此番則人人皆服並無言說更有何
疑而復猶豫況當此
萬壽呼嵩之時正前歲諸臣拜
命之日以昔準今亦不容緩故臣敢冒昧一言伏
望
聖明即
賜檢發照班行
法從咸有輝光而海宇臣民益增頌祝矣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六日

催請黜用大僚揭

竊惟今日國家之事雖百孔千瘡而其根源窾緊所在實在于大僚之不稱大僚者皇上之股肱所與共圖化理而領率群工以成明作之治者也皇上初年曾親發王音戒以正已率屬一時人心儆惕庶職修明庶幾復見太平之盛自頃年大僚不稱列署空虛至有經年累歲不入衙門于是凡百臣僚皆懷苟且之心日成偷惰之習以歌呼宴飲為職業以譚說是非為品

格官常盡壞國憲蕩如蓋較之昔人所稱泄
泄沓沓之病殆有甚焉昔
世宗皇帝雖深居大內而官無乏人人無廢事督
責其嚴精神流貫故得以晏然穆清而天下
無恙我
皇上但法
世皇之深居而不得
世皇所以駕馭臣工振飭綱維之術臣恐天下之
亂必自此始矣夫大進退予奪出自
皇上臣何苦而數數數言之惟目擊

朝宁之野人心玩愒若此亂形已著若不忍不言

伏望

皇上俯將吏部會推大僚諸疏慨賜檢發使領率

有人而上知警天下事庶乎猶可為也至于

日講官以啓沃為事禮貌原優禮部官以寅清為

職任寄亦重今蕭雲舉王圖吳道南三臣皆

有乞歸之疏未蒙發擬進退趑趄亦深不便

併望

聖明檢發命臣擬上恭請

聖裁是亦大僚中不容已之事也

萬曆三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考選庶吉士揭

今臣蒙

發下吏部題覆考選庶吉士本令臣票擬臣惟庶吉士之選自永樂以來多間科一行中或有連選二三科及連停二三科蓋因翰林官人數之多寡以斟酌劑量于其間耳惟癸未至今連選九科故翰林官將至百員陞轉壅滯無處疏通故臣等舊歲題請仍行間科一選之法已蒙

俞旨而各進士又具呈禮部爲之代題吏部覆議

姑為兩請之說良以成命在所難更而人情又所當順其用心亦良苦矣臣竊惟作養人才此國家盛典亦美事也漸而不允則諸人之求進者必謂臣阻其清華之路而虛其向往之心此固臣之所不敢也若遽即擬行則

明旨方新忽又中變甚非政體且諸進士給假去者業已過半未給假之前何以不請而延遲至今方發此議殆不可曉他日悠悠之論又必責臣苟且依阿漫無張主此又臣之所甚懼也不得已謹擬兩票恭請

聖裁或止或行無所不可恭惟斷自
宸衷則人心自服而覬望自息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二日

請補閣臣第二十一疏

奏為

萬壽届期

聖恩宜沛懇乞

速補閣臣以慰輿望事臣惟人臣之事君猶子之事親也親有吉祥善事則為子者必合一家之人歡欣奔走而後為孝于親君有吉祥善事則為臣者必合天下之人歡欣頌祝而後為忠于君我

皇上以神聖御極

萬壽無疆當此呼嵩獻壽之辰四海臣民孰不舉

手加額幸吾

君之有慶而喁喁之情若何所鬱結而未盡暢者

惟是時政之壅塞而時政壅塞之中其所最

急而最關係者無如閣臣之不稱益非但大

小臣工望之即與與武隸亦無不望之非但

輦轂之下望之即遠在萬里外亦無不望之夫

閣臣之稱不過二三人其進退用舍與天下

人何與乃合天下人群而望此二三人者果

何故也以爲此二三人者吾

君之股肱心膂此二三人得其人則輔理有托六
平可期而語
君之壽考福祿愈綿綿而耆艾也昔召公告成王
稱其受命長福祿康而其歸在于焉其孝德
藹藹之吉士蓋盡臣之愛其君惟欲賢才衆
多布列庶位以共成休明之治者如此而況
于咨勿之可股肱心膂之寄可任其伶仃孤
苦負乘覆餗而恬不之問哉臣竊度
皇上之心必曰閣臣尚有三人未爲少耳夫世之
所望于有此人者以其爲此事也苟不爲此

事則何貴于有此人今臣錫爵不來臣廷機欲去蓋久已不爲此事矣而臣又智窮力竭雖邑邑爲此事而實無尺寸之功與不爲同則是今之閣臣謂之無一人焉可也有三人之名無一人之用國家設此官之謂何而其爲患害又豈止于負乘覆餗而已哉臣爲此所懇籲將兩年肝腸盡摧詞說已竭更無可伸只冀因見四方萬國皆來稱

賀輒敢聚群情之所同欲者以達于

聖聰庶幾詩人壽命長福祿康之謠亦臣區區忠

愛之一念耳伏祈

聖慈俯垂鑒允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催大僚考選疏

以為大僚缺人已極考選候
命多時懇乞
聖明亟賜
檢發以昭
聖斷事臣惟
祖宗綱維天下設立六部九卿有長有貳而又置
六科十三道俾司言責科員數十道員百餘
如此之多者豈故欲樹此冗官糜國家之廩
祿哉葢真見股肱耳目必有所托少一官則

廢一官之事今日之大僚不過六七人而李化龍孫瑋劉元霖皆以一人而兼兩署之事夫一署原有三人今以一人而兼兩署則是兼六人之任也其精神之馳鶩筋力之經營固已不勝其困苦矣而况又有告病乞休經年不入署者衙門久已荒凉官屬誰爲統率偷玩弛廢勢所必然至于南京部院見在只有四人每當署印彼此推辭至煩口語而吏部尚書至今未補大計在近誰爲主持此尤其勢之至急者也六科各官雖有數人然已

落落若晨星而御史各差無可題代卽侍班

因儀亦復借及于首領益依然前歲因乏之

景象矣夫前此兩番考選

皇上雖遲遲遲後發然未嘗終不發也徒以發之稍

遲遂令收熒因此而生議論因此而起

聖聽因此而瀆臣等之罪亦因此而增以視萬曆

二十年前有缺必選有選必下其利害得失

相去亦較然矣夫人各所必爭之官以聽下之

紛紜非所以示斷也屯所必沛之膏以待人

之所請非所以明恩也

皇上亦何利于此而爲之乎或者曰
皇上之不補大僚與未下考選盖愛惜官爵之心
耳臣竊以爲
皇上之惜官爵是也然官爵可惜而紀綱法度更
爲可惜
皇上試觀今日之天下囂競陵夷　至此極是尚
知有紀綱乎知有法度乎
皇上徒惜官爵于昭昭而不知紀綱法度已盡壞
于冥冥而不自覺譬如人家主翁吝嗇衣食
筦籥自操子弟僮僕無所委寄自以爲能封

田矣而奴不耕婢不織兒女爭言不休家政
蕩然而主翁不知也如此而家不敗有是理
乎
皇上但見目前苟且支吾猶足了事遂以爲官不
必備果若是也
祖宗之設立各衙門各官不幾于過計而多事哉
皆受
皇上厚恩豈敢以
聖心之所甚靳者強以予人惟目見紀綱法度頹
壞至此不忍坐視不得不屢行陳瀆伏望

聖明俯垂鑒察即將吏部推舉大僚及考選諸疏
亟賜允發至如薊門捍衛京師最稱重地而督臣
請告撫臣會推皆留中未下秋防緊急誰人
料理更望
聖明併賜
檢發庶內之股肱耳目皆既得人而外之封疆亦
有所托矣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初七日

俟　發各疏揭
該部近日催請
亟補閣臣大僚及
發考選科道纂修
玉牒諸事皆目前切務而伏候多日未蒙一事
允行臣愚昧煩瀆無當
聖心誠自甘罪但念
政幾壅塞一至于此上關
朝廷之得失下繫四海之安危臣焦心苦慮不
能自安況

聖節屆期普天同慶此疏不發人望愈孤伏望

聖明俯賜

檢發以慰輿情臣不勝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八月十 日

綸扉奏草卷之十終